唐文拾遺

唐文拾遺卷之四十四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崔致遠十二

有唐新羅國故知異山雙谿寺教謚眞鑒禪師碑銘并序

夫道不遠人人無異國是以東人之子爲釋爲儒□也西浮大洋重譯從學命寄刻木心懸寶洲虛往實歸先難後獲亦猶采玉者不憚崐耶之峻探珠者不辭驪壑之深遂得慧炬則光融五乘嘉肴則味飫六籍競使千門入善能令一國興仁而學者或謂身毒

與闕里之設教也分流異體圓鑿方柄互相矛楯守
滯一隅嘗試論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禮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故廬峯慧遠著
論謂如來之與周孔發致雖殊所歸一揆體極不兼
應者物不能兼受故也沈約有云孔發其端釋窮其
致眞可謂識其大者始可與言至道矣至若佛語心
法元之又元名不可名說無可說雖云得月指或坐
忘終類係風影難行捕然陟遐自邇取譬何傷且尼
父謂門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則彼淨名之默
對文殊善逝之密傳迦葉不勞鼓舌能叶印心言天

不言捨此奚適而得遠傳妙道廣耀吾鄉豈異人乎禪師是也禪師法口慧昭俗姓崔氏其先漢族冠蓋山東隋師口遼多沒驪貊有降志而爲遐甿者爰及聖唐囊括四郡今爲全州金馬人也父曰昌元在家有出家之行母顧嘗晝假寐夢一梵僧謂之曰吾願爲阿㜷之子因以瑠璃罌爲寄未幾娠禪師焉生而不啼迺夙挺銷聲息言之勝牙也既齔從戲必燒葉爲香采花爲供或西嚮危坐移晷未嘗動容是知善本固百千刼前所栽植非可跂而及者自丱口弁志切反哺跬步不忘而家無斗儲又無尺壤可盜天時

者口腹之養惟力是視乃禪販娵隅爲賸滑甘之業手非勞於結網心已契於忘筌能豐啜菽之資允叶采蘭之咏暨鍾藉棘負土成墳廼曰鞠育之恩聊將力報希微之旨盍以心求吾豈匏瓜壯齒滯跡遂於貞元廿年詣歲貢使求爲楊人寓足西泛多能口事視險如夷揮楫慈航超截苦海及達彼岸告國使曰人各有志請從此辭遂行至滄州謁神鑒大師投體方半大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遽令削染頓受印契若火沾燃艾水注卑邃然徒中相謂曰東方聖人於此復見禪師形皃黯然衆不名而目爲黑頭

陀斯則探元處默眞爲湛道人後身豈比夫邑中之黔能慰衆心而已哉永可與赤髭青眼以色相顯示矣元和五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瑠璃壇則理善前夢宛若合符既瑩戒珠復歸橫海闍一知十茜絳藍青雖止水澄心而斷雲浪跡粤有鄉僧道義先訪道於華夏邂逅適願西南得朋四達叅尋證佛知見義公前歸故國禪師卽入終南登萬仞之峯餌松實而止觀寂寂者三年後出紫閣當四達之道織芒屩而廣施憧憧者又三年於是苦行既已修他方亦已遊雖曰觀空豈能忘本乃於大和四年來歸大覺上乘

昭我仁域與德大王飛鳳筆迎勞曰道義禪師歸已
歸止上人繼至爲二菩薩昔聞黑衣之傑今見纏褐
之英彌天慈威舉國欣賴寡人行當以東雞林之境
成吉祥之宅也始憩錫於尙州露岳長栢寺毉門多
病來者如雲方丈雖寬物情自隘遂步至康州知異
山有數於菟哮吼前導避危從坦不殊俞騎從者無
所怖畏豢犬如也則與善無畏三藏結夏靈山猛獸
前路果入山穴見牟尼立像宛同事跡彼竺曇猷之
扣睡虎頭令聽經亦未專媺於僧史也因於花開谷
故三法和尙蘭若遺基纂修堂宇儼若化成洎開成

三年愍哀大王驟登寶位深託玄慈降璽書餽齋費而別求見願禪師曰在勤修善政何用願爲使復于王聞之愧悟以禪師色空雙泯定慧俱圓降使賜號爲慧昭昭字避聖祖廟諱易之也仍貫籍于大皇龍寺徵詣京邑星使往復者交轡于路而岳立不移其志昔僧稠拒元魏之三召云在山行道不爽大通捿幽養高異代同趣居數年請益者稻麻成列殆無錐地遂歷銓奇境得南嶺之麓爽塏居最經始禪廬卻倚霞岑俯壓雲澗淸眼界者隔江遠岳爽耳根者迸石飛湍至如春谿花夏徑松秋壑月冬嶠雪四時變

態萬象交光百籟和鳴千巖競秀嘗遊西土者至止咸愕視爲遠公東林移歸海表蓮花世界非凡想可擬壺中別有天地則信也架竹引流環階四注始用玉泉爲牓屈指法眉則禪師乃曹溪之玄孫是用建六祖影堂彩飾粉墉廣資誘經所謂悅衆生故綺錯繪衆像者也大中四年正月九日詰旦告門人曰萬法皆空吾將行矣一心爲本汝等勉之無以塔藏形無以銘紀跡言竟坐滅報年七十有七積夏四十一于時天無纖雲風雲欻起虎狼號咽杉栝變㢈俄而紫雲翳空空中有彈指聲會葬者無不入耳則梁史

載褚侍中翔嘗沙門爲母疾祈福聞空中彈指聖感
冥應豈誣也哉凡志於道者寄聲相弔未亡倩者銜
悲以泣天下痛悼斷可知矣靈函幽隧預使備具弟
子法諒等號奉色身不踰日而窆於東峯之冢遵遺
命也禪師性不散樸言不由機服煖縕纊食甘糠麧
芧菽雜糅蔬佐無二一貴達時至曾不異餼門人以掾
腹進難則曰有心至此雖糲何害尊卑耄穉接之如
一每有王人乘馹傳命遙祈法力則曰凡居王土而
戴佛日者孰不傾心獲念爲君貽福亦何必遠汚綸
言於枯木朽株傳乘之飢不得齧渴不得飲吁可念

也或有以胡香爲贈者則以瓦載煻灰不爲丸而焫之曰吾不識是何臭虔心而已復有以漢砦爲供者則以新爨石釜不爲屑而煮之曰吾不識是何味濡腹而已守眞忤俗皆此類也雅善梵唄金玉其音側調飛聲爽快哀婉能使諸天歡喜永於遺地流傳學者滿堂誨之不倦至今東國習魚山之妙者競知掩鼻效玉泉餘響豈非以聲聞度之之化乎禪師泥洹當文聖大王之朝上惻僊襟將寵淨謚及聞遺戒愧而寢之越三紀門人以陵谷爲慮扣不朽之緣於慕法弟子內供奉一吉干揚音方崇文臺鄭詢一斷金

為心勒石是請睿康大王恢弘至化欽仰眞宗追諡

眞鑒禪師大空靈塔仍許篆刻以永終譽懿乎日出

暘谷無幽不燭海岸植香久而彌芳或曰禪師垂不

銘不塔之戒而降及西河之徒不能確奉先志求之

與抑與之與適足爲白珪之玷嘻非之者亦非也不

近名而名彰蓋定力之餘報與其灰滅電絕曷若爲

可爲於可爲之時使聲振大千之界而龜未戴石龍

遽昇天今上繼興塤篪相應義諧付囑善者從之以

隣岳招提有玉泉之號爲名所累衆耳致惑將俾弃

同創異則宜捨舊從新使睎其寺之所枕倚則以門

臨復澗爲對乃錫題爲雙溪焉申命下臣曰師以行顯汝口文進宜爲銘致遠拜手曰唯唯退而思之頃捕名中州嚼腴咀雋於章句間未能盡酧衢罇唯愧猍跬泥蟄況法離文字無地措言苟或言之北轅適郢第以國主之外護門人之大願非文字不能昭昭乎羣目遂敢身從兩役力效五能雖石或懸焉可慚可懼而道强名也何是何非掘筆藏鋒則臣豈敢重宣前義謹札銘云

杜口禪那端心佛陁根熟菩薩弘之靡它猛深虎窟遠泛鯨波去傳秘印來化斯羅尋幽選勝卜築巖磴

水月澄懷雲泉寄興山與性寂谷與梵應觸境無碍

息機是磴道贇五朝感摧衆妖默垂慈蔭顯拒嘉招

海自飄蕩山河動搖無思不服□□□□□□□

□□必備風雨如晦始終一致慧柯方秀法棟俄□

洞壑凄涼煙蘿憔悴人亡道存終不可諼□士陳願

太君流恩燈傳海裔塔聳雲根天衣佛石永耀□門

有唐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謚大朗慧和尚白

月葆光之塔碑銘并序

帝唐揃亂以武功易元以文德之年暢月月甄之七

日日蘸咸池時海東兩朝國師禪和尚盥浴已趺坐

示滅國中人如喪左右目矧門下諸弟子乎嗚呼廉
東身者八十九春服西戒者六十五夏去世三日倚
繩座儼然面如生門人詢乂等號奉遺體假殯禪室
中上聞之震悼使駛吊以書賻以穀所以資淨供而
瞻元福越二年攻石封層冢聲聞玉京菩薩戒弟子
武州都督蘇判鎰執事侍郎寬柔貝江都護威雄全
州別駕英雄皆王孫也維城輔君德儉道賴師恩何
必出家然後入室遂與門人昭元大德釋通賢四天
王寺上座釋愼符議曰師云亡君爲慟奈何吾儕忍
灰心木舌毀緣飾在弍之義乎廼白黑相應請贈謚

暨銘塔教曰可旋命王孫夏官正卿禹珪召桂苑行人侍御史崔致遠至蓬萊宮因得並琪樹上瑤墀跽誒命珠箔外上曰故聖住大師真一佛出世昔文考康王咸師事福國家爲日久余始克纘承願繼餘先志而天不憖遺益用悼厥心余以有大行者授大名故追謚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乃嘗西宵繇染錦歸顧文考選國子命學之康王視國士禮待之若宜銘國師以報之謝曰主臣殿下恕粟饒浮秕桂飽餘馨俾報德以文固多天幸第大師於有爲澆世演無爲秘宗小臣以有限麽才紀無限景行弱轅載重短

綆汲深其或石有異言龜無善願浸巨使山輝川媚反贏得林慙澗愧請笔路斯避上曰好讓也蓋吾國風善則善已然苟不能是惡用黃金牓爲爾勉之遽出書一編大如椽者俾中涓授受乃門弟子所獻狀也役口之西學也彼此俱爲之而爲師者何人爲役者何人豈心學者高口學者勞耶故古之君子愼所學抑心學者立德口學者立言則彼德也或憑言而可稱是言也或倚惪而不朽可稱則心能遠示乎來者不朽則口亦無慙乎昔人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口焉敢膠讓乎篆刻始繹如椽狀則見大師西遊東返

之歲年禀戒悟禪之因緣公卿守宰之歸仰像影堂之開刱故翰林郎金立之所撰聖住寺碑叙之詳矣爲佛爲孫之德化爲君爲師之聲價鎮俗降魔之威力鵬顯鶴歸之動息贈太傅獻康大王親製深妙寺碑銘之備矣顧腐儒之今作也止宜標我師就般涅盤之期與吾君崇窣堵婆之號而已□將手議役將自適其適遽有上足苾芻求趣蘧臼語及斯意則曰立之碑立之久矣尙闕數十年遐羨大傅王神筆所紀□蓋顯示殊遇云爾吾子□嚼古賢書面飲今君命耳飫國師行目醉門生狀宜廣記而備言殆貽

厥可長俾之原始要終脫西笑者或袖之脫西人笑則幸甚吾敢求益子無憚煩狂奴態餘率爾應曰僕編苦者師買菜乎遂絆猿心碍搖兎翰意得西漢書留侯傳曰云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則大師時順閒事蹟舉舉者星繁非所以警後學亦不書自許窺一斑於班史然於是乎管述曰光盛且實而有輝八紘之質者莫均乎曉日氣和且融而有孕萬物之功者莫溥乎春風惟俊風與旭日俱東方自出也則天鍾斯二餘慶嶽降於一靈性俾挺生君子國將立梵王家者我大師其人

也法號無染於圓覺祖師爲十世孫俗姓金氏以武
烈大王爲八代祖大父周川品眞骨位韓粲高曾出
入皆將相戶知之父範淸族降眞骨一等曰得難國有
五品曰聖言貴姓之難得而曰眞骨曰得難頭品數
多爲貴文賦云或求易而得難從言六猶命致九
其四五品
不足言晚節追蹤趙文業母華氏魂交覩修臂天
垂受懺花因有娠幾踰時申夢胡道人自稱法藏授
十護充胎敎過朞而誕大師阿孩方言謂兒與華無異時行坐
必掌合趺對坐與羣兒戲畫墁聚沙必摸樣像塔而
不忍一日違膝下九歲始鼓篋目所覽口必誦人稱
曰海東神童跨一星終有隘九流意入道先白母母

念巳前夢泣曰諺方言許諾後謁父父悔巳晚悟喜曰譆遂零柴雪山五色石寺口精嘗藥力銳補天有法性禪師嘗扣駿伽門於中夏者大師師事數年擇索無子遺性歎曰迅足駸駸稜發前至吾於子驗之吾㥦矣無餘勇可賈於子矣加子者宜西也大師曰惟夜繩易惑空縷難分魚非緣木可求兔非守株可待故師所教已所悟互有所長菂珠火斯來則蛾燧可齊凡志於道者何常師之有尋迻去問驃訶健拏於浮石山釋燈大德曰敵三十夫藍茜沮本色顧坳盃之譬日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彼岸不遙何必懷土遠出

山並海覗西泛之緣會國使歸瑞節象魏下任足而
西及大洋中風濤欻顛怒巨艑數人不可復振大師
與心友道亮跨隻板忽業風通星半月餘飄至劒山
島艤行之碕上悵然甚久曰魚腹中幸得脫身龍頷
下庶幾攙手我心匪石其退轉乎泊長慶初朝正王
子昕艤舟唐恩浦請寫載許焉既達之罘山麓顧先
難後易土揖海若曰戰風珊重鯨浪好魔行至大興
城南山至相寺遇說雜花者猶在浮石時有一署顏
耆年言提之曰遠欲取諸物孰與認而佛大師舌底
大悟自是置翰墨遊歷佛光寺問道如滿滿佩江西

印爲香山白尙書樂天空門友者而應對有慚色曰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羅子他日中國失禪將問之東夷耶去謁麻谷寶澈和尙服勤無所擇人所難已心易衆目曰禪門庾異行□澈公賢苦節嘗一日告之曰昔吾師馬和尙語我曰春蘤繁秋實寡攀道樹者所悲吒今授若印異日徒中有奇功可封者封之無使刓復云東流之說蓋出鉤讖則彼日出處諳男子根殆熟矣若若得東人可目語者畎道之俾惠水丕冒於海隅爲德非淺師言在耳吾善若徠今印焉俾冠禪侯於東土往欽哉則我當年作江西大兒

後世為海東大父其無憖先師矣乎屈無何口師化
去墨巾離首乃曰筏旣捨矣舟何繫焉自爾浪遊飄
飄然勢不可遏志不可奪於渡汾水登嵩山跡之古
必尋僧之眞必詣凡所止舍遠人烟火要在安其危
甘其苦役四體爲奴虜奉一心爲君主就是中顧以
視篤癃恤孤獨爲己任至祁寒酷暑且煩暍或皸瘃
侵曾無勑容耳名者不覺遙禮卿作東方大菩薩其
三十餘年行事也其如是會昌五年來歸帝命也國
人相慶曰連城璧復還天實爲之地有幸也自是請
益者所至稻麻矣入王城省母祉大歡喜曰顧吾嚮

昔夢乃非優曇之一顯耶顧度來世吾不復撓倚門之念也已矣迺北行擬回選終焉之所會王子昕懸車爲山中竿相避逅適願請曰師與吾俱祖龍樹乙粲則師內外爲龍樹令孫眞膛若不可及者而滄海外躡蕭湘故事則親舊緣固不淺有一寺在熊川州坤隅是吾祖臨海公（祖諱仁問唐驍伐濊貊功封爲臨海郡公）受封之所開刱裝沵舊金田半灰匪慈哲孰能興滅繼絕可强爲柄夫住持乎大師答曰有緣則住大中初始就居且盻飭之俄而道大行寺大成緜是四遠問津輩視千里猶跬步其殿不僭寔繁有徒大師猶鍾待扣而

鏡忘罷至者靡不以慧炤導其目法喜娛其腹誘憧憧之躅變蚩蚩之俗文聖大王聆其運爲莫非裨王化甚恕之飛手教優勞且多大師谷山相之四言易寺牓爲聖住仍編錄大興輪寺大師禱使者曰寺以聖住爲名招提固所爲榮至寵肅僧濫吹高藉是避風斯媿而隱霧可慙矣時憲安大王與檀越季舒發韓魏昕爲南北相（谷居其官猶左右相）遙展攝齊禮贄以茗馞使無虛月至夜名震東國士流不識大師門爲一世耆得禮足者促必喈曰面謁倍百乎耳聞口未出而心已入抑有猴虎而冠者亦熄其趯譁其獻而億犇

馳善道暨憲王嗣立賜書乞言大師嘗曰周豐劉曾
公之語有旨哉著在禮經請銘座側逮贈太師先大
王即位欽重如先朝志而日加厚焉最所施爲必馳
問然後舉咸通十二年秋飛鵠頭書以傳召曰山林
何親城邑何疎大師謂生徒曰遽命伯宗深慙遠公
然道之將行也時乎不可失念付囑故吾其往矣欻
爾至轂下及見先大王冕服拜爲師君夫人世子既
大弟相國追奉尊諡惠成大王羣公子公孫環仰如一一如古
伽藍繢壁面爲出西方諸國長侍勃陁樣式上曰弟
子不佞小好屬文嘗覽劉勰文心有語云滯有守無

徒銳偏解欲詣眞源其般若之絶境則境之絶者或
可聞乎大師對曰境既絶矣理無矣斯印也默行爾
上曰寡人固請少進爰命徒中錚錚者更手撞繫舂
容盡聲剖滯袪煩若商飈之劃陰靄然於是上大喜
懊見大師晩曰恭已南面司南南宗舜何人哉余何
人也既出卿相延迓與款不暇士庶趍承欲去不能
自是國人皆認衣珠躃叟罷窺廡玉焉俄苦樊籔中
卽亡去上知不可强廼降芝檢以尙州深妙寺不遠
京請禪那別館辭不獲往居之一日必膏饌若化城
乾符三年春先大王不預命近侍曰亟迎我大監

王來使至大師曰山僧足及王門一之謂甚知我者
謂聖住爲無住不知我者謂無染爲有染乎然顧與
吾君有香火因緣忉利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訣復步
至王屈設藥言施藏戒覺中愈舉國異之旣踰月獻
康大王居翌室泣命王孫勛榮諭旨曰孤幼遭閔凶
未能知政致君奉佛誧濟海人與獨善其身不同言
也幸大師無遠適所屈唯所擇對曰古之師則六籍
在今之輔則三卿在老山僧何爲者坐蝗蠹桂玉哉
就有三言庸可留獻曰能官人翌日挈山裝鳥逝自
爾騎置傳訊影綴巖溪遽人知往抵聖住即皆雀躍

叢手易轡處滯王程尺寸地由是騎常侍倫伍得爲
宣爲經畢乾符帝錫命之歲今國內舌杪有可道者
貢興利除害桀別用韜縢書言荷天寵有所自因垂
益國之問大師因出何尙之獻替宋文帝心聲爲對
太傅王覽謂介弟南宮相曰三畏比三歸五常均五
戒能踐王道至矣哉吾與是符佛心大師之言汝宜
惓惓中和西狩之年秋上謂侍人曰國有大寶珠畢
世匵而藏之其可耶曰不可不若時一出俾醒萬戶
眼醉四憐心曰我有末尼上珍匿曜在嵩巖山脫關
祕藏宜照透三千界何十二乘足之道哉我文考懇

迎嘗再顯矣昔鄭侯譏漢王拜大將召小兒不能致商於四老人以此今周天子蒙塵趨令奔問官守勤王加厚歸佛居先將邀師必叶外議吾豈敢倚其一慢其二哉乃重其使卑其辭徵之大師云孤雲出岫寧有心哉有緣乎大王之風無固乃上士之道遂來見見如先朝禮禮之加焯然可屈指者面供饌一也手傳香二也三禮者三三也秉鵲尾爐締生生世世緣四也加法稱曰廣宗五也翌日命振鷺趨風樹鴈列賀六也致國中磋磨六義者賦送歸之什在家弟子王孫蘇判鎰榮首唱歛成軸侍讀翰林才子樸邕

爲引而贈行七也申命掌次張淨室要叙別八也臨
告別求妙語乃眴從者舉眞要有若詢乂園藏虛源
元影四禪中得淸淨者緒抽其慧表纖旨性意無息
波心有餘上甚悅揖拜曰昔文考爲拾瑟之賢今寡
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崆峒之請服膺閒混沌之原
則彼渭濵老翁眞釣名者圯上孺子盜履迹焉雖爲
王者師徒弄三寸舌也曷若吾師語密傳一片心乎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傅王雅善華言金玉音不患
衆囂聒而能出口成儷語如宿構云大師旣退且往
應王孫蘇判鎰共言數返即歎曰昔人主有有道體

而無違神者而吾君備人臣有有公才而無公望者
而吾口全國其庶乎宜好德自悉及歸謝絕於是遣
輶軒摽放生塲界則鳥獸悅紐銀鉤扎聖住寺題則
龍虵活盛事畢矣昌期忽今定康大王莅阼兩朝寵
遇師而行之使緇素重使迎之辞以老且病太尉大
王流恩表海仰德高山嗣位九旬馳訊十返俄聞臂
腰之苦遽命國醫往爲之至則請苦狀大師微破顏
曰老病耳無煩治療飧二時必聞鐘後進其徒戞食
力戲陰戒掌抱者陽密擊乃自牖而命撤將化命旁
侍警邏訓於介衆曰已過中壽難逃大期我儻遠遊

余曹好住溝若書一守而勿失古之史倘如是今之禪宜勉旃告語裁罷讖然而化大師性恭謹語不傷和氣禮所云中退然言吶吶然者乎贊侶必目以禪師接賓客未嘗咻敬乎尊卑故滿室慈悲烝徒悅隨五日爲期俾來求者質疑論生徒則曰心雖是身主身要作心師思不爾思道豈違而設是田舍兒能擺脫塵羈我馳則必馳矣道師教父寍有種乎又曰彼所吸不濟我渴彼所噉不救我餓盡怒力自飲且食或謂教禪爲無同吾未見其宗語本彩頤非吾所知大較同弗與異弗非晏坐息機斯近縷褐被者歟其

言顯而順其旨與而信故能使尋相爲無相道者勤而行之不見有岐中之岐始壯及衰自貶爲甚食不異糲衣不均服凡所營葺役先衆人每言祖師嘗踏泥吾豈堪安栖至擔水負薪或躬親且曰山爲我爲塵安我得安身其剋己厲物皆是類大師少讀儒家書餘味在脣吻故醻對多韻語門弟子名可名者僅二千人索居而稱坐道場者曰僧亮曰普愼曰詢乂曰心光諸孫詵詵厥衆濟實可謂馬祖毓龍子東海掩西河焉論曰麟史不云乎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昔武烈大王爲乙粲時爲屠獩貊乞師計將眞德

女君命陛覲昭陵皇帝面陳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庭賜華裝受位特進一日召諸番王子宴大置酒堆寶貨俾恣滿所欲王乃杯觴則禮以防亂緡綵則智以獲多衆辭出文皇目送而嘆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并書溫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賚之時蓬閣寫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爲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淸門外則寵之優禮之厚設聾盲乎智者亦足駭耳目自兹吾土一變至於魯八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則莫之與京捨我誰謂偉矣哉先祖平二敵國俾人變外飭大師降

六魔賊俾人修內德故得千乘主兩朝拜起四方民萬里奔趨動必頤使之靜無腹非者肅詎非應半千而顯大千者歟復其始之說亦何慊乎哉彼支成侯爲師漢祖大誇封萬戶位列侯爲韓相子孫之極則仙矣假學仙有終始果能白日上昇去於中止得爲鶴背上一幻軀爾又焉覘我大師拔俗於始濟衆於中潔已於終矣乎美盛德之形容古尙乎頌偈頌類也扣寂爲銘其詞曰

可道爲常道如穿草上露卽佛爲眞佛如攬水中月道常得佛眞海東金上人本枝根聖骨瑞蓮貲報身

五百年擇地十三歲離塵雜花引鵬路簌木浮籟津

其一觀光堯日下巨筏悉能捨先達皆歎云苦行無及

者沙之復汰之東流是天假心珠瑩麻谷目鏡燭桃

野其二既得鳳來儀衆翼爭追隨試覷龍變化凡情那

測知仁方示方便聖住强住持松門遍掛錫岩徑難

容錐其三我非待三顧我非迎七步時行則且行爲緣

付囑故二王拜下風一國滋甘露鶴出洞天秋雲歸

海山暮其四來貴乎葉龍去高乎冥鴻渡水滙巢父入

谷超朗公一笠歸島外三返遊壺中犖迷漫臧否至

極何異同其五是道譫無味然須强飲食他酌不吾醉

他飱不吾飽諴眾點心何糠名復粃利勸俗飾身何
甲仁復胄義其六汲引無弃遺其實天人師昔在世間
時舉國成瑠璃自寂滅歸後觸地生蒺藜泥洹一何
早今古所共悲其七梵石復刊石藏形且顯跡鶴塔點
靑山龜碑撑翠壁是豈向來心徒勞文字覗欲使後
知今猶如今覗昔其八君恩千載深師化萬代欽誰持
有柯斧誰倚無絃琴禪境雖没守客塵盒復侵雞峯
待彌勒將在東雞林其九□□□□□巨筏□□燾□
已于下缺

大唐新羅國故鳳巖山寺教謚智證大師寂照

之塔碑銘并序

叙曰五常分位配動方者曰仁心三教立名顯淨域
者曰佛仁心即佛佛目能仁則也道郁夷柔順性源
達迦衛慈悲教海□猶石投水雨聚沙然㓗東諸侯
□外守者莫我天而地靈既好生爲本風俗亦交□
爲□缺八字隱上古之化加姓叅釋種遍頭居蘇錦之
尊語䛐梵音禪舌足多羅之密是乃天彰西顧海引
東流宜君子之鄉□法王之道目日深又日深矣且
自曾紀眞星漢徵夢月像跡則百川含□德音則萬
籟號風或□琬琰故盜維宅鏡纂宮之事跡照照焉

如揭合璧苟非三尺喙五色毫焉能措辭其間竊說於後□以國觀國考從鄉至鄉則夙傳沙□而來波及海隅之始昔當東表鼎跱之烁有百濟蘇塗之儀若甘泉金□祀□西□攝滕東入句驪阿度於我如康會南行時廼梁菩薩帝反同泰一春□我法興王制律條八載也亦既海岸植與樂之根日鄉耀僧長之寶天融嘗顧地聳勝因爰有中□捐軀上仙剔髮苾蒭西學羅漢東遊□尒□開裟婆遍化莫不選山川勝概窮土木奇功藻宴坐之宮燭徐行之路信心泉涌慧力風揚果使□杵鐲災□□騰慶昔之蕞尒

三國今也壯哉一家鳫剣雲排將無隟地鯨袍雷振
不連諸天漸□有餘幽求無□其教之□也毗婆娑
先至則四郡驅四諦之輪摩訶衍後來則一國耀一
乘之鏡然能龍雲躍律虎風騰□洶學海之波濤蔚
戒林之柯葉道咸融一無外情或涉乎有中抑止水
停淵高山偶□者蓋有之矣世未之知伯長□有得
道□西泛睹西堂之奥習光俾智藏而還智始語元
契者甚縛猿心護奔兆之短衿鶵翼蜎圖南之高既
醉於誦言□嗤爲廣語是用韜光廡下斂迹壺中罷
恩東海東終□北山□豈大易之無悶中庸之不悔

者邪□秀□嶺西□螘慕者獮山鴈化者出谷道不可廢時然後行及興德大王纂戎宣康太子監撫去邪壂國樂善肥家有洪法大師亦西堂正心來南岳休足鷲晃陳順風之請龍德慶開霧之期顯示方傳朝凡暮聖變非蔚也□勃焉試覩較其宗趣則修乎修没修證乎證没證其靜也山立其動也谷應無爲之益不爭而勝於是乎東人於寸地盧矣能以衆利利海外不言其所利大矣哉尒後觴驚河□融道無爾祖實繁有徒缺津或珠還合浦爲巨擘者可屈指焉西化則靜衆無相常山慧覺禪譜益州金鎮州金

者是東歸則前所叙北山義南岳陟而降之安□國師慧目肓智力聞雙溪照新興彦涌□體珎篋休□雲於山日示固□師聖住深善提宗德之厚爲父衆生道之尊爲師主者古所謂逃名名我隨遯聲聲我追者故皆化被恒沙蹟傳豐石有令兄弟宜爾子孫俾定林標秀於雞林梵水安流於□水矣別有不戸不牖而見大道不山不海而得上寶恬然息意澹乎忘味彼岸也不行而至此土也不嚴而治七賢孰取譬十住難定位者賢雞山智證大師其人也始大成也護蒙于梵躰大德禀具於瓊儀律師終上達也探

元於慧隱長居乎默于楊孚今於法先唐四祖爲五
□父東浙於海遡游數之雙峯子法朗孫愼行曾孫
遵範玄孫慧隱來孫大師也朗大師從大毉之大證
按杜中書正倫墓銘叙云遠方奇士異域高人無憚
□遂來至□則掬□歸止非師而誰葢知者不言復
藏於密能撢秘藏惟大師然時不利兮道未亨也乃
浮于海聞于天肅宗皇帝寵貽天什曰龍兒渡海不
憑筏鳳子冲虛無認月師以山鳥海龍二句爲對有
深旨哉東還大師畢萬之後斯驗矣其世緣則王都
人金姓子號道憲字智詵父□□母伊氏長慶甲辰

歲現乎世中和壬寅歷歸乎宋慈坐也四十三夏歸
全也五十九年其俱體則身仞餘面尺所儀狀魁岸
語言雄亮眞所謂威而不猛者□可滅奇蹤秘說神
出鬼沒筆不可紀今探其感應聳人耳者六異操厲
人心者六是而分表之初母夢一巨人告曰僕昔勝
見佛季世爲乘門以譴恚故久隨龍報報旣旣矣當
爲法孫故佐妙緣願宏慈化□有娠幾四百日灌佛
旦誕焉事驗□亭夢符像室使佩韋者盆試擁毳者
精修降生之異一也生數夕不嚥乳穀之則號欲嗄
欻有道人過門誨曰欲兒無飛忍絕葷腥母從之竟

無恙使乳育者加愼肉食者懷慙宿習之異二也九歲喪父殆毀滅有追福僧憐之諭曰幻軀易滅壯志難成昔佛報恩有大方便子勉之因感□輟哭自所生請歸道母慈其幼復念保家無主確不許耳踰域汾事則亡去就學浮石山忽一日心驚坐屢遷俄聞倚門成疾遽歸省而病隨愈時人□阮孝緒居無何染沉痾謁毉□劝枚卜之僉曰宜名隸大神母追惟曩夢誠慮以方寠而泣誓言斯疾若起乞佛爲子信宿果大瘳仰悟慈親終成素志使砥犢者劉愛歆勉者擇疑孝感之異三也至七七受具□就□覺袖中

光熠熠然探之得一珠豈有心而求乃無脛而至眞
六度經所喻矣使饑殍者自飽醉偃者能醒勵心之
異四也坐雨竟將乜適夜夢遍告菩薩撫頂提耳曰
苦竹難行行之必成形聞𤺥然默篆肌骨自是不進
服縉絜焉修䘵之須所必麻楮不穿達□㓕羽□餘
用□緼□者開眼衣蝨者厚顏律身之異五也自綺
年飽老成之德加營戒珠可畏者競相從求益大師
拒之曰人大患好爲師强欲慧不惠其如摸不□邪
况浮芥海鄉自濟來則無影逐爲必笑之態後山□
有樵叟疑前路曰先覺覺後覺何須拾空殼就之則

□見焉爰媿且悟不□來求森竹韋于鷄籃山水石寺□卜築他所曰不繫爲懷能遷是貴使佔畢者三省營巢者九思垂訓之異六也贈大師景文大王心融覬敎面渴輪工遥深尒思所俾我即乃寓書曰伊尹大道宋□小見以儒辟釋自邇□邑□居頗有佳所木可擇矣無惜鳳儀妙選近侍中可人鵠陵昆孫立言爲使既傳敎己因攝齊焉荅曰修身化人拾靜奚趣烏能之尒善爲我辟幸許安塗中無介在汝上上聞之益□重自□無冀衆一變於不言咸通五年冬〻端儀長翁主未亡人爲稱當來佛是歸敬謂下生

厚資上供□邑司所領賢溪山安樂寺富有泉石之
美請爲猿鶴主人乃告其徒曰山號賢溪地殊慁谷
寺名安樂僧其住持從之徙焉□使樂山者益靜擇
地者愼思□藏之是一焉他日告門人曰故韓綮金
公嶷勳庋我爲僧報公以佛乃鑄丈六元金像傳之
以銑爰用鎭仁守道冥路使行恩者日篤重義者風
從知衆之是二焉至八年丁亥檀越翁主使□藍南
歆暨臧獲本藉授之爲□袍傳舍俾永永不易大師
因念言王女資法喜尚加是矣佛孫昧禪悅豈徒然
乎我家匪貧親黨皆殁與洛路行人之手寧充門弟

子之腹遂於乾符六年捨莊十二區田五百結隷寺焉餅孰□能銘勳氏天是賴佛土可期雖曰我日且居□王云始資娠於王孫韓粲繼宗執事侍郎金八元金咸熙及正法大統釋元亮飛九皐應千里贈大傅獻康大王恕而允之其年九月敎南川郡統僧訓□懐別墅□王場斯□外□君臣益地內資父母生天使命者與仁賓欲者悛過檀捨之是三焉有居乾慧地者曰沈忠聞大師刃餘定慧鑒透乾坤志確曇蘭術精安廩禮足乙白言弟子有□地在羲暘山腹鳳巖龍谷境□目□禪宮徐荅曰吾未能□身惡用

是忠請膠固抑山□有甲騎爲前朝之異乃錫挺檝蹊而歷相焉旦見山屏四迦則鸞翅掀雲水帶百□則虬腰偃石□堣旦昔日獲是地也庸非天乎不然青衲之居其作黃巾之窟遂率先於衆防後爲基□四注以厭之鑄鐵像二軀以衛之中和辛丑年敎遣前安輪寺僧緣俊恭肅正史裴聿文標定疆域乃賜牓爲鳳巖焉及大師化往數年有山畦爲野冠者始敢拒輪終能食蘗得非深斛定水預祓魔山之巨力敟使折臂者標義掘尾者制狂鬪發之是四焉大傅大王以花風提弊慧海濡枯素欽噩育之名渴聽法

深之論乃注心鷄足灑翰鶴頭以徵之日久□緣念
踰三除內修大惠希許一來大師感動瑱函言及勝
因適世同□懷玉出山轡織迎途至憩足於禪院寺
錫安信宿□聞心於月池宮時屬纖蘿不風溫樹方
夜適覩金波之影端臨玉召之心大師俯而□仰而
告曰是卽是除俱言□之□然應眞□金□曰所傳
風□因法於此遂拜爲正言比及出倖蓋臣□譬旨
幸宜小停□曰謂牛戴牛所直無幾以鳥養鳥爲患
不貲請從此辞枉之則折上聞之喟然以韻語歎曰
施旣不沒空門□師□支鶴吾非超鷗乃命十戒弟

子宣敎省副使馬恕行□送歸山使待兎者離林羨
魚者學網出處之是五焉□在世行無遠近夷險未
嘗代勞以跡角及還山外霓梗跋涉乃𠯑拼擱步輿
寵行謝使者曰是豈井大春□所云人車□傾□君
所不傾匑□髮者□然命旣至受之□濟苦具□移
疾千安樂練居杖不能起始乘之使病病者了空賢
賢者離截用拾之是六焉至冬杪旣望之二日趺坐
語言之際泊然無常嗚呼星迴上天月落大海終□
□谷則聲咽虎溪積雪摧松則色倖鶴樹物感斯極
人悲可量信而假殯于賢溪其日而速窆於義□其

辭曰

麟聖依仁仍據德鹿仙知白能守黑二教徒稱天下

式螺髮眞人難㢱力十萬里外□西域□□年後獨

東園雞林地在鼇山側仙儒自古多奇特可憐羲仲

不賓餞更悲佛印辭空色教門從此分邪□言路因

之理溝洫身依兎窟心難息足蹋羊岐眼還惑法海

安流直叵測□心□訣苞眞拯得之得類因象得默

之默巽寒蟬默北山昔與南岳涉雲鵠翅與展鵬翼

海外時遊遠禪亦蓬托麻中能自直珠探衣內休傍

貸湛若賢溪善知識十二因緣匪虛飾何因□□附

絙□何用紙筆及含墨彼或遠歸來匍匐幾能前坐
降魔賊莫把意樹誤栽埴莫把□□枉□□莫把恒
沙論萬億莫把孤雲定南北德馨四遠聞薝蔔惠化
一方安社稷同奉天花缺拭缺禪缺携嗣佳綿缺入
棘腐儒□缺慙□名可勒才輸飾頌文難栽涉□未
向山中□

唐文拾遺卷之四十五

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徐寅

全唐文八百三十有傳

藺相如使秦賦 事節名賢璧論秦國

報國憂君無非薦人嘉繆子之匡趙擢相如之使秦懷寶懷才不是迷邦之士有仁有勇可為銜命之臣昔者秦以輕諾連城僥求尺璧不從則吾國難保將與則荆山可惜廉將軍不能陳其畫馬服君不能獻其策君臣盡日空憂白璧之亡朝野何人可奉皇華

之辱繆子曰下位推先相如是賢駃騠請試於長坂鸑鷟須觀於遠天欲將伊呂量力畢夔比肩推心而皎鏡光動鼓舌而黃河淚懸禍乃爲福媸仍改妍必能挫西秦而不强不大亦能繼東趙於千年萬年王乃宣恩渥召英傑劒出匣而齊皇宿松陵空而蔑霜雪旣佩君命誓傾臣節智爲囊也克藏和氏之珍詞作鋒焉願刺秦王之血旣而西入君門將朝至尊受璧而但驕其色還城而頻啞其言藺氏乃詭譎反幣初終抗論大國封疆旣君王之失信微臣投璧顧柱石以盈存然後見秦王雖暴不能肆吞噬之力趙貫

雖來卒能歸邯鄲之國國賞其爵人欽其德獻空籠者固可抱蓋歌易水者誠宜處默有墨容卿進言以明且入臣者直以諫主公以取名況先王賤珠玉寶忠貞是璧也合請投於泉而抵諸谷庶令趙不屈而秦不爭亦足以致其君於渞朴激其俗於廉平安得徇不是以爲是枉其行而與行大凡將有國以有家無玩奇而玩異豈不見匹夫以之而側足王者以之而喪志余嘗覽趙國史書竊笑相如之事

元宗御製盧徵君草堂銘賦錦碧洞眞庭言佐皇元宗以澤浸乾坤維賢是尊仰盧氏兮晦天爵錫草

堂兮抱節貞缺十字如何旣不臣於天子勒銘那惜
爰特降於王言徵君以挺操凌霜維松隱碧弔夷齊
爲犯上之士怪園綺爲沽名之客莫不洞壑牕櫺雲
霞簞席去隨麋鹿難留傅說鹽梅居陋茅茨因錫般
垂匠石豹霧鴻冥名高漢青一千年聖賜梁棟三十
六峰擎戸庭金馬石渠憶神仙之降此蓬扉甕牖假
綸綍口口口曰龍得水兮躍天威雲得風兮出巖洞
雲龍兮有時興英賢兮違我夢草堂兮超垢氛椅桐
兮老鸞鳳泉之深兮珠珍石之韜兮玉貞彼無脛而
猶至此有德以難親草堂兮隔煙水郊陳兮布麒麟

御筆揮雲元文粲錦玉刋乎帝寵天語迹逸乎雞□
旻寢況乎沙室崮檻緱山倒枕有月而簫吹碧洞野
鶴同吟無人而淵鑠流泉野猿同飲色耀琳瑣煙凝
御香浮卭而錄載金籍子晉而歌聞玉皇逢山之幣
帛駢羅誰朝夏禹箕嶺之雲瓢寂寞敢讓陶唐是何
暗室卑棲明廷延佇蓋由抱其才而富以德所以鏤
君恩而銘帝語則知道不遠人可以誠而內處
陳後主獻詩賦醉酒言詩新得騷麗
國碎金陵寰瀛鼎新非翰墨不能贊洪業非詞章無
以通紫宸億兆服歸被戎衣而創業華夷共指比天

下以爲臣後主以不惜邦家但荒淫之醜不建道德
何歷數之有只貪翠閣留客金壺勸酒寧知其國損
宗祧不覺其身離璽綬秦嬰有志能繫組於沛公孫
皓無歸喜朝天於晉后既而目注君門心期渥恩體
國風而發詠念王澤以興言麗句今晨嵩祝千年之
聖丹墀昨日猶居萬乘之尊莫不枝詠巢南星隨拱
北吟搜而律呂相應墨探而珠璣盡得二儀形內徵
日月之光天萬物毫端述山河而壯國豈是迹辱才
高心傷思勞周文羑里以窮易屈氏瀟湘而賦騷荒
唐之夢將醒人才不見唱和之非以悟狎客何逃然

後爲入瓊編神蕊丹陛鴆行鶩懷寶之屈鳳扆暵綠情之麗太甲改三年之過恨不同時陳思驚七步之才嫌當異世且夫心爲志言爲詩志也者可以寫於今而論於古詩也者可以刺於上而諷於時明不爲舜禹禪而聖晉魏强而欺豈徒詠風雲草木狗榮辱興衰家國何之却有登封之議祖宗諱嗣更無悃愊之詞只聞五字時吟千鍾日醉燕巢堪慄於帷幙烏鵲先呈於讖記逡巡煬帝殞江都不及陳宮之故事

外舉不避讎賦 先言親讎闕中已見

君子之用心也不以親爲親不以讎爲讎惟賢是搜

惟德是求舉於上也可以治國臣主疏於爵也可使
公主爲侯不可嫉其賢而失公論庇其善而顯私仇
昔者哀公問儒宣尼對曰斯言眞㝛於鬼神厥理俱
懸於日月國家或利於親於怨以相推金玉非珍惟
信惟忠而罔闕且君之所任任者在乎哲人人難自
舉自舉者在乎忠臣臣又狥私則君失任君失任則
賢易親如此則壞洪業而隳大倫者也凡百事君宜
其去己勿以己怒而要衆怒勿以己喜而招衆喜至
如己喜者非賢固難續曷歷而長焉己怒者誠善固
難掩驪頷於暗然病一身而利四海己於後而物於

先豈可哀者不歌惡鏗鏘於雅樂行人怨雨怪霧霈於甫田又若建宮築梁梁棟在乎繩墨克正而斧斤克中是宜採匠石之明言不可憾般倕而不用無偏無黨祁奚不廢於解狐捨短求長齊主寧猜乎管仲人若秀發闈闥才惟子孫又安得池有龍兮惟蟠惟蟄巢有鳳而不飛不飜抱其器以須用雖其親而必言親既不憚譽何足論蓋將抱君寵酬君恩如是則處積高門垂裕後昆亘此道而天地永播斯聲而寰宇宣況有其行者皆闡無其瑕者盡見我縱掩而人詎揜我不薦而人必薦豈擢英賢於下位贊明君於

南面外無怨而內無親所舉者皆邦華國彥

避世金馬門賦　樂道君門祿微仙客

名利交奔大隱之人兮心還混元晦其迹而靈歸碧洞避其時而却入金門亦何必野岸垂釣荒村灌園目其利而我性非利耳其喧而吾心不喧曼倩以骨本天仙才唯墨客佩紫禁之珪組別丹邱之舊宅三冬積學明君之玉扆先知千載為期阿母之仙桃幾摘口誦詩書身遊紫微滑稽而黃屋頻諫鴛鴦而青雲共飛雨露恩深列朝廷之百辟風塵不到隔天子之雙扉不知我者謂我沾寵榮知我者謂我逃薄祿

吏漆園而無得無喪官柱史兮何榮何辱豈異巖霜降處難傷夫翠竹青松烈火焚時不損其良金璞玉不知巖谷終身揖飛泉而眠白雲昧其道則身山林而心垢氛曷若于大國而謁明君顯其道則心無瑕而身榮勳衆炫燿兮我不見衆喧譁而我不聞觀啟石渠豈異青澳之景宮開白虎籞思元豹之羣且避世者在乎遠其禍棲蹤者在乎求其道殊不知道也者不在乎人而在乎我禍也者在乎貪其財而潰其貨我今以珠玉而爲瓦礫以希微而通壽考簪裾照燿誰思箕嶺一瓢闇闔優游堪笑商山四皓一旦武

帝求元靈妹降天指出三清之侶言非下界之賢自
茲玉石分矣公卿諤然五利文成謾說三山之藥金
櫃瑣闥常居六洞之仙豈不以華夏無虞君臣胥樂
負其才而皆取名位背其理而乃居林壑臣今歌紫
宸誦黃閣庶金門之馬有託

東陵侯弔蕭何賦　各存雲壑名繼石綱

弔衰戚兮世之常情弔豪貴者人難敢行有秦朝之
俊乂為漢室之公卿莫不指先兆談未萌人生之倚
代難逃如形隨影天道之盈虛有數暮落朝榮當其
秦楚兵銷君臣義閉江南詠布之後代北平陳之謀

彭越先斬淮陰以繼削勃之兵機第一縲紲常拘鄭
侯之相業無雙貔貅再衛且侯也道赫巖廊權傾紀
綱才吞伊呂道亞皇王欲怒而蚪龍伏匿流恩而瓦
礫輝光人民顧我以無先何憂何懼邦家因吾而肇
造爲棟爲粱邵平則近甸隱淪前朝侯伯叔孫去國
而制禮綺季因時而遁匿於是入青門剪紫陌波瀾
濟陸海之岸劍戟列三台之宅朱門赫奕初驚草澤
之人黃閣巍峩乍揖瓜田之客容日月寵承恩憑高
恃尊家不善而殃至神害盈而禍翻木必摧秀葵須
衛根賦命而吉凶同域由人而禍福無門當時豐沛

之間差肩並起今日干戈之後屈指誰存鶯感履冰燕巢懸幕兎殘而獵犬誰惜敵盡而謀臣曷作伍子不省屍漂於疊浪驚濤范蠡能辭身隔乎重湖遠壑令則瑰寶酬恩兵戈衛君以架顛危於累卵堪驚宮貴於浮雲侯曰事旣將悟計乎已聞客來悽愴而諭嗚呼以云良田廣宅擬可用積玉堆金奚不分漏盡光催魑魅而看將笑聚妖生孽作妻孥而豈得同羣侯乃狗彼英詞飾其上德能全終始於當代果釋猜嫌於大國良哉避陳主而弔漢侯果見東陵而鑒識

貫以賤爲本賦　陳諸榮賤迹豈下焉

貴不可偶貴故託賤以爲本賤不可久賤故從貴而顯諸因考貴以由賤乃明終而有初則知失其本而事不立得其本而義有餘吾嘗詢道德之至理知貴賤之終始當候其爲龍爲光必先乎藏垢懷恥徵乎論也義同乎高以下爲基驗以誠焉理協于洪由纖而起今請疏當時貴賤書往代君臣漢得鹿兮始諸亭長周興龍兮自彼戎人殛鯀帝王雷澤與歷山舊隱擲盧天子耕衣將農器嘗陳此君上之貴也賤爲本以相因媓用晦而以明比登高而自下太公相國昔垂釣曲逆封侯曾宰社雞鳴末客終爲輔主之人

燕領將軍亦是譬書之者此臣下之貴焉賤爲本以
相假人旣有矣物以宜然則有寶銜明月珠含媚川
價重千金乃蚌胎而產矣光照午夜亦蛇口而生焉
彼珠璣之貴也賤爲本以相沿在乎潔於道不在璣
乎跡復有稱連城而趙國瑰璝號垂棘而晉宮煇赫
崑嶽溫潤之片不亦沉泥荆山硌磱之英乃闇轀石
此瓊玉之貴焉賤爲本以相易得不以其賤而爲根
爲蔕以其貴而爲華爲英有根有蔕而英華始茂亡
根亡蔕而英華曷榮亦曰天道無形宗淡泊而成道
政聲無朕抑寂寞而致聲慝今察聖人之理探老氏

之言斯見窮其微而知其要賾其隱而從其善所以明富貴之本焉又安得久處於貧賤

管仲棄酒賦　辨說爲賢位尊王德

酒不可嗜嗜之者必致危顛酒可以誡誡之者其惟智賢嘉管仲後醒之說當齊侯開宴之年九醴雖珍盡棄丹墀之上一言可聽將陳綺席之前當其邦國誰憂樽罍不淺將傾海以爲飲孰懸河而進辨列坐而腰金拖紫盤問安危終朝而舉月飛觴惟求沈湎仲乃拜捧瑤卮傾言吐斯縱竹葉以非貴任蘭英而罔恤不嚥涓滴如無禮儀左右相驚咸謂其棄王以

罪公侯莫測應云其不死胡為君子爰詢大夫遂說臣非怠於萘撒臣非輕於麴糵蓋將入口以言失或者言失而身滅再思敢棄於君所三省得申於臣節臣聞酒禍難防臣何以口義和戢以身喪桀紂䤈而國亡臣今棄其禍而不棄於酒臣願醉於道而不醉於觴何不規後世鑒前王太康酣而昆仲悲怨大禹惡而邦家耿光夫如是又何必欣腐脅而侯穿腸者哉公乃擢彼昌言師諸碩德穢苴未可以倫比備戚誠宜於緘默眾人睥倪應懲皆醉之容惟我端莊益勵獨醒之厄則知立誠者莫溺自酒輔主者須申讜

言酒不溺則樞機自正言若申則忠信常存大計安邦致一匡而丞逆殊勳佐國君五霸以溯尊則管氏也可與周召同風夔龍並位能棄酒以無謟表爲臣之不二昭昭青史見清英克擅於千齡萬祀

抑寂寞以求其音賦 清心求元雅韻自合

寂寞何有聲音內并不叩而基扃自啟能求而律呂方呈馳神於不宰之鄉寵將造化運思於無形之景剖出涼清豈不以大道將秘正聲無自走六合以何有歷千門而曷致縱得伶倫之管吟亦徒爲便多子冶之聽聰將不至我則闃寂寂戛戛向無象以取象

無音而索音莫不塞耳目廓胸襟靡在疎而在靜不由物以由心透恍惚以斯探觸杳冥而獨尋擊揚雄吐鳳之門應憐鳳嘯排老氏猶龍之闥別契龍吟是音也非桑濮之傳者異齊秦之奏也得之則協人神暢風雅本沖莫而將有豈喧譁而與假考靈臺而入聽我調斯鳴循樂府以來追我音則啞就默祈喧稱其大焉下不在乎地高不在乎天遠不在乎物外近不在乎目前以諷論君德經綸化權以約黃鐘而定律如依赤水而探元亦由字本無文究蟲篆而斯文遂顯木元無火鑽槐樹而厥火俄然在乎拆彼誠明

分諸兆朕拂希夷而溷茫潛引剡發薄而滄洋自振豈比夫宣尼宅在依稀留金石之聲秦女臺空彷彿有鸞鳳之韻寂與寞兮虛更幽聲與音兮深且柔未嘗抑之將抑在勤求之所求豈不以役智而偶凝神以搜雖蒼蒼之道將授亦軋軋之聲若抽如絲綺之空闊彈來始應若清泉之阻塞決破方流儒有貴陸氏之賦成與昭明之道合欲三變之清異陋衆音之錯雜每懋文藻比緲莬願侯王之海納

知白守黑爲天下式賦 明彰晦全福存德救

白爲象兮皎焉明焉黑爲象兮暗然昧然昭其明而

爲事之賊混其昧而爲道之筌白以將行恐率土之惡盈患作黑之爲式庶普天之用晦功全昔聖人以抱玄默取道德旣滋目以知白復亡形而守黑黑雖朽而守緇白將變而易色和其光也爲萬有之憲章同以塵焉作羣生之楷式愚嘗出知白之藩入守黑之門就其曜而不曜居其昏而不昏白易玷而式易立黑無文而式可存豈不見下和獻荆岫之珍先傷足脛大禹治北方之水後化乾坤至如佩龍光綬景福殊不知寵之極兮辱之繼福之多兮禍之速天時尙有其盈虛人事須防其反覆神龍龜聖嘗聞其臨

肉剝腸象齒蠙珠但見其焚軀剖腹此自也可知庶
思之而自勖則知弱可吞强柔能制剛土之弱兮能
廣載水之柔兮流且長得不暗室自處明誠自彰所
以耕稼歷山畢見重華之帝羈縻羑里終歸西伯之
王斯黑兮可守庶存之而不忘其爲知兮不在乎外
其爲守兮不在乎內協上德之不德諒靡明而靡晦
如此則外滅浮榮中含利貞功其成而不毕致其勝
而不爭縱泥滓之埋光瓊瑤愈潔任煙霞之蔽影日
月終明老氏所以著此垂言流而設教帝王法之而
自英自聖臣子體之而乃忠乃孝余將優游於元牝

之鄉每勤行而是教

太極生二儀賦

太極何名其形混成畫一氣以中斷區二儀而始生厚載者所以凝其濁高明者所以厚其清吾嘗究天地之初洞肧腪之始本無兆以無朕竟何聽以何視茫乎大醉之鄉寂若無生之理我形影以都秘我音響而未起混沌將至唯聖乃出隨我聲而發音響逐我象而設形質於是上泝無邊昭然廓然營空碧而星辰錯落豁東西而烏兎高縣漢玉突水河銀易泉無得而踰六律而宗成大化不言而信四時而飛作

流年此一儀者天也上以昭宣復以一撮之多九垓攸布聳華嶽以西峙洶滄溟以東注蔓延生植滄洋制度何舟何楫淩鬪白浪爲程誰馬誰車碾破青山作路此一儀者地也厚惟回護嗚呼太極故兮二儀新二儀新兮四象兮我目明兮所見耳餘聽兮所聞五色成章炳煥而光昭朴素八風從律淒凉而吹散氤氳彼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寧兼造化之鈞軸絡虛無之紀經莫不擱之以風而鼓之以雷霆揭大象以垂象鞠無形而有形然後伏羲聖黄帝靈龜龍負而乾坤定位文籍生而詐僞開扃但見高極九重下

盤四角日熖朝兮月熖夜融爲川兮結爲嶽旣將入我死而出我生亦何必剖先天之淸濁

員半千說三陣賦武功藏用國家錄焉

天地人陣者其誰以測惟聖主之嘉問伊賢臣而洞識莫不陳七德機要敘三才楷式願同尚父于戈永佐於周朝敢學宣尼俎豆將言於衞國乃曰臣聞天陣則上考璿樞明孤計虛還星宿而吾君堯舜叱風雷而敵國丘墟斯葢出黃石之妙訣入武侯之秘書臣謂其不然也出兵者在乎信及寒暑義如時雨春發生兮當養士冬肅殺兮當耀武斯則得天道兮合

天時不可失天時而逆天取此天陣以明焉微言可

補又聞地陣則祭土分疆坤盤艮長隨向背而翼鵝

鸛順山川而羅紀綱所以韓信背水而趙滅孟氏焚

舟而晉藏臣復謂其不然也其用兵者在乎饒金富

粟兵雄食足先耕而九載思蓄後戰而三軍不辱斯

則分地利而得地財豈有兵來征而農不亂此地陣

以明焉微言可錄又聞人陣則勇氣生風精神貫虹

天矯而常山躍地彎環而皎月懸空可與樂毅論將

穰苴比功臣復謂其不然也且爲帥者在乎帥師將

肅連營敦睦忠爲甲兮信爲胄身爲弓兮德爲轂指

日烹齊國之牛反掌拾秦原之鹿此則協人意而得人心豈有人意和而兵不服此人陣以明焉微言可祝高宗乃知天陣則不必占彼星躔地陣則不必恃其山川人陣則不必仗其驍勇唯德義而三軍勝焉

文王葬枯骨賦 此骨枯塵壤義歸哲王

因掘地以及泉見窮塵之委骨陳葬禮以外備實仁心之內發義之克著幽可貫於鬼神德之孔彰明可爭於日月初其取象茫洋開蕪鑿荒幽宅幾壞遺骨遂彰伊彼役者奏於文王王乃掩袂而矚興懷而傷莫不蔓草縈白陰苔染蒼恐是往古豪傑昔時聖哲

澤物名光忠烈宛是其死誰曰不然骨肉歸土神魂
升天深谷爲陵彼可知而茂爾佳城不見爲我主以
收焉於是召有司具明享賻以矜礎盖諸泉壤以遐
返邇飛聲走響遂使億兆民庶以來歸八百諸侯之
企仰設若不逢君子倏遇小人必應視同塵土棄若
灰塵旣丘墟而莫問在封樹以無因則烏鳶是啄螻
蟻是親幸將不遇小人獲遭君子而乃覩之而骨驚
感之以心死爰拾之於彼葬之於此盖將斯骨以喻
我以己不欲而行之於彼可使見之者悲聞之者喜
以至誠賓萬國之臣若滄海走百川之水嗟夫存歿

殊塗幽陰鑒乎爾魂奚在爾肌以枯何得上惻於睿
哲而再向其塗留則宗周之仁也不獨及於有情而
必軫於觸類祝網之帝不足以言其仁泣辜之君焉
可以叶其義得不敵之十代延之百祀俾後之制禮
垂教將掩骼埋胔者也且王於邦而至大骨於物而
至微我不以大而自貴不以微而有遺以仁不足爲
我罪以物失所爲我非是以勞瘁無斁皇靈甚稀骨
尙惻於窮泉下土豈惟於獸走禽飛故得九齡者上
帝所錫九國者西方允歸以孝治天下也亘萬古以
光輝

駕幸華清宮賦 開元履國事促人空

明皇帝號天上來華清宮兮雲際開離紫禁而千官捧日出清門兮萬騎屯雷巫山之翠珮珠璫皆移雲雨洞府之霓旌絳節盡去蓬萊當其鯨海澄波驪山疊翠架瓊宮玉殿之宏絕鎖萬戶千門之秘邃上以我無為而國無事記一千年之歷數富有寰瀛起五十里之煙霞長懸夢寐於是躍馬驂龍煙馭風從從我者七貴中貴翊我者姚公宋公蒙茸之組織煙花香隨輦輅錯落之星辰日月影射虛空及其鼇負瑤臺擎生玉蘂翔鸞振鷺以環列九棘三槐而森峙玉

帛駢積梯航萃止隋侯明珠兮飾車馬霧縠雲羅兮縈步履飄蘭散麝常薰昭應之香落翠遺珠遍驚新豐之市鸑鷟麒麟禎祥日臻朱閣拜玄元皇帝金車迎虢國夫人其有夜光枕貫玉蘂冠新春五王之燕語倚六相於陶鈞其或露冷仙掌波出渭津河漢佳期七夕會牽牛之伴雲天勝賞中秋迎顧兎之倫莫不龜鼎折年夔龍奉職眞人羽客兮薦方術朱草靈芝兮表生殖詩成而玉甕題新雲滿而温泉暖極煙霄可上期驂彩鳳之翔光景難留誰束金烏之翼諫切雖納恩深半或祿山已變猶期其十月來王林甫

既奸合省其多方蠹國竹語絲喧中元上元葉靖之
靈丹舊得花奴之羯鼓新翻人間有大貝明珠皆歸
戚里世上無清歌妙舞不屬梨園是何樂極悲來時
移代促燕中之鐵馬俄起環上之羅衣莫贖華清宮
觀兮間無人山青兮水綠

再幸華清宮賦　久掩年光世移來葉

明皇以既萌漁陽塵清帝鄉自蜀郡而初還鑾輅幸
華清而幾隔星霜巍峩而紫府洪都重開聖日牢落
而金門玉戶幾閉春光是何樂極難期繁華易久時
易而鳳髻成夢歲晚而龍顏皓首嬪嬙零落空逢舊

日之人者艾扶携尚𪗋漸豐之酒但見禁柳愁煙宮
槐暮蟬昔昏而鏡落金殿岸改而湯擁玉蓮蟒首蛾
眉遺跡而空存處處落花流水無言而但送年年足
令左右含悲君王臨睫塵泥漸委於花逕歲月潛更
於賞爽金沙澗闊凄涼而午夜流泉玉藥峯高懸屑
而一宮紅葉榮謝相催心腸似摧天在而俄懸二日
星移而幾別三台金戟凌霜劍閣而曾悲辛去銀蟾
皎夜月宮而長憶遊來蟬寄花鈿星流笑臉陽臺之
吉夢初斷岱嶽之香魂已斂解語之珍禽不見琪樹
空高長生之白鹿空還朱扉半掩象薦塵緇犀屏影

移雪衣籠在霜殿松棲雲每被輕遷殿之淸漣自改
相思樹老滿山之紅實空垂已而玉笛休吹霓裳罷
製泰原杳杳以西接渭水悠悠而東逝空吟其刻木
牽絲比人間世

卞莊子刺虎賦　獨見爭猛輕當喪之

人雖至麤虎且至猛此靈智以終刺彼猛暴以何騁
固在戮力亦惟三省誰氏之子人爲卞莊有力如虎
提戈若霜爾鬬力我則非敵我鬬知爾何以當始其
三徑無人二虎遇肉俱貪而途泜豐草不嘯而風停
遂谷我將愛其文而玩其革必冀扼其喉而剖其腹

然而以寡制衆彼雙我獨雖言肉視詎得心服乃郎
客前而言曰貪夫徇利君子俟時且肉之美者虎乃
啖斯啖飽則鬬鬬極則疲威稜雖大應口牖瓜牙之
利何以施將一刺矣必兩中之亦猶秦王克韓魏俱
滅漁父獲鷸蚌相持物之理也君宜念茲不然則虎
非爾所得爾為虎所貲於是拜其言伺其便不躁進
不自衒思曹劌之往見法李陵之獨戰俄而肉旣盡
勢果爭齜牙而龍劍森齒呀䶩而雲雷霹聲樹拔石
裂陵摧谷傾風毛羽血以狼籍地轉天旋而震驚於
是氣衰力怠彼竭我盈巖陰而歸鳥皆散野迥而殘

瑒半明貿者可以擬勝者可以烹卞莊乃肉袒欻起持矛迅征足奔而飛箭蜜迷身捷而鴻毛未輕爾口將極我時以亨遂一麾而並進如拾芥以將行射絕壘之石頭胡爲等價去南山之白額未足齊名我則視若井中科如几上斬蛟奪劍者其心未壯探龍取珠者其事應誑蓋感人進口言神符厥望設若不取善言而善何以師不待物鬬而物何以喪如此則爭雄負勢之徒宜覽斯而惻愴

鑄百鍊鏡賦　新成月象心首屏邪

十數錬者未足爲明一百鍊者方爲至精祝皇帝以

終貢命良工而鑄成威凝碧潴流泉蛟龍欲活折下青天皎月蟾兎如生惟南王以地産真金天生哲匠開爐呈造化之術爲鏡照星辰之象可以人間第一法軒轅臺上之規天下無雙掩秦氏宮中之狀匠者曰金雖精則不鍊不神鍊有數非百之不新又曰火爲陽晶午爲陰月陽得陰則百工備陽失陰則萬化闕臣今選五月五日之亭吉爲乃鍛乃礪之始卒而又就澄澈革昏沈擬犯烏光於天上乃雒鵠首於江心亦以水能鑒物火能化金念器大以晩成其功乃倍及人生之不滿厤數方深況乎空斷飛鳥人稱碧

滑顧探女之輪跡應難竊覬縱升天之雞犬莫得遥
臨想其嚼火吞光冰壺慘冷懊金而麟鳳相次柱玉
而狐狸難屏陶鈞即數同杖頭赤仄之多熠燿無瑕
啟匣裏青鸞之影王曰吾秦之鏡也可以照肝膽可
以懾奸邪吾將驗彼彼將妄邪且闇樂之奸邪曷隱
趙高之肝膽誰遮遽至於素車白馬絶國亡家今斯
鏡也用其鑒形容定妍醜比君德之不昧論臣心之
無苟於是持百鍊而獻九重惟拜手以稽首

元宗御註孝經賦

明皇以孝理生靈躬修紫庭表後主之新鑒注先王

之舊經立身行道之文昭如黼黻資父事君之要煥若丹青開元中以儒道風行皇明日皎刪六籍之奧祕定百家之多少顧老氏經標元默義理猶淺豈宣尼典急君親源流未顯於是鏡豁宸衷天開聖聰由粗及精刪躋駁於千行之內從無入有演絲綸於百日之中可以來者無猜學徒洞識三千罪盡顯天鑒十八章皆流御墨九門翕集淸傳鄒魯之風萬室雍熙普詠文明之德浩浩沄沄詳言糾紛素王行在而猶隱聖主躬修以其分高深如山嶽江河遐開地理炫燿比星辰日月上燭天文蓋以首毀强秦遂興大

漢歲月頗謂其紛遝傳寫或多其紊亂朕今屬事比
辭飛文染翰冀使爲臣爲子之道自我而行窮經博
古之人從吾屢讚皎皎明明神功坐成甲乙之艮宵
不輟曾顏之客行俱呈揚名後代之人俾傳白社在
上不驕之義自表皇情故得極思九重研精一卷旌
孝悌以爲教剪繁蕪而罔倦然後勒貞石而建高臺
萬祀千齡兮誰激勸

割字刀子賦

物有至大而無所爲物有至小而功且奇嘗彩筆臨
文之際見銛鋒入目之時改雕蟲篆刻之非重修麗

藻正垂露崩雲之誤盡在瑕疵觀其寸鐵雖輕尺書可理磨礱本自於良匠玩愛式歸於君子封章是假常挑鸞鳳之蹤淬礪非多不損盂盂之水文近倚馬多參解牛劃弊能新於鳥跡摧剛幾觸夫銀鉤削染翰之繁蕪八行究定笑磨鉛之濫拙一割何求則知用自各賢成因在冶鬄瓊膄而疏玉無異映月字而連環是假通書箚之琴鳥欲謂劄難制遷史之姓名何慙斷馬起余之思在青雲憶王祥之贈者

福善則虛賦　神瑞失靈予何彰善

聖人曰天本無私福惟佑善曷云鑒之將昧考前言

而盡鮮窮達而烏焉有命莫究慘舒吉凶而未必由人誰原昧顯吾將議彼穹蒼其靈不常安得勇力者或昌進德者或亡忠讜者或罪諂佞者或彰孰云必有餘慶屢聞反受其殃且聞暴莫暴於殷紂虐無加於夏桀聖莫大於孔父智莫過於顏子那令辛御極以爲君癸承祧而化民孔泣麟而嘆鳳顏命夭而居貧亦何用仰日月祈鬼神胡不沈暴虐生聖智影響殃咎權衡嘉瑞移辛癸之位於孔顏之才賦孔顏之才於辛癸之位是何徒闊淸明虛垂日星謂其覆而匪覆驗其靈而不靈在溫良道德之家不鍾祿位於

悖逆荒淫之室不震雷霆焉得盡立明誠不欺暗室非惟祿善以增膠復見禍淫而罔實君或驕而臣或叛自此而生子不孝而父不慈由斯而失嗟夫利害相磨殊非一科雖賢愚之異稟竟天獨以同波然吾終身而積善不知天道以如何

竹篦子賦　茲乃文俗不立韻

東海生將治巾櫛貧無玩飾劈破煙筠刮殘霜色裒鬐攸利秋蓬自直乃有繡轂王孫光餘席門嘲謔斯玩薫蘭厥言曰先生不見南越之絕珍華聞發犀角磨水象齒批月皎君素手滑君綠髮朱邸豪商持金

買將星流掌握雩瑩巾箱胡爲鬟枯澁滅髮撩相□
東箭推勁緱笙罷吹薤圍煙肥霜零葉萎鉏床夕醉
橫簞析澤比君之玩代君神愧惟大丈夫籯金斛珠
雕瓊鏤璧錦帶羅襦幽屑窮巷論人壯圖東海生曰
余居之窮也風號絶徼山枯鬼嘯黃雞唱午靈鵶末
照槐楝蛇吟寒淋雨深跳跬媚竈舊井無禽又數之
蹇也塞鴻漸陸金隄析軸元蹄若神斂手如束青雀
泝流黃涔覆舟磨磨檻虎鼠嚼郊牛君門咫尺獻書
山隔駑馬臥粟龍媒負軛綺語簧言爲扉爲璠衞退
蘧瑗堯遺八元天斗虛粟均人之祿陰尺神刀剪人

之福余則朽析陳葵呼春不來塊消而土燼盡而灰
焉能搜奇抉堂爲玩爲好弓影攻疾菱花照老且聞
筐櫛之功修諸禮容容之在肅禮之在恭容之不肅
奚犀奚玉禮之若恭爲鳳爲龍又聞熒煌易滅蒸蒨
易折知白守黑萬壽不絕旱禱滂沱祥雲若何飯待
嘉谷靈芝之孔多列國遺史恨四公子削珉爲簪編珠
爲履冠劒魚鱗爭奇鬬珍寶肆開侈龍宮訴貧信陵
能下止屠門者被褐則負狐裘則假田文三千禽跡
一爲權移勢改門羅雀懸平原十九毛生最後我有
嘉賓莫孔之醜春申甚覓誰屠李園朱門故人何人

死恩君子中庸耆亡儉存嘐我竹筵酬爾勿言銘諸坐隅永貽後昆以上均舊抄本釣磯集

柳璨

全唐文八百三十有傳

請創閣圖畫梁王奏

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國初功臣今遷幸東都比未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勳業冠古請近凌烟閣別創一閣圖畫梁王以旌德業天中記